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四大才子誰敢當？

此下我要為小查詩人闢謠。
近年媒體和網絡忽然流播「香港四大才子」的說法，即金庸、倪匡、黃霑、蔡瀾四位。這是我要為「我的朋友查良鏞」闢的第一個謠。

《倚天屠龍記》有一段不受注目的小插曲：

殷梨亭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這句話傳了幾百年，難道時至今日，真的出現了一把屠龍刀？」
張三豐道：「不是幾百年，最多不過七八十年，當我年輕之時，就沒聽過這幾句話。」

「當我年輕之時……」這一句話，就可以輕易打破過半的都市訛傳。四大才子什麼的，我年輕時沒聽過，千禧年以後參加過好幾次金庸小說學術會議也沒有誰提起，亦從未聽過文化界、寫字界前輩講過。初步可以猜想這「疲勞轟炸」發源自報章的娛樂版！

黃霑先生先走了，沒有辦法問他有何意見。不過倪蔡兩位還在，傳媒朋友可以問問他們有沒有這個膽量與查大俠在「才子界」齊名，潘某人不相信他們有這樣的勇氣。三位都是知名作家，又各自在自己的事業頗有成就，如此牽扯在一起，我懷疑是他們曾經為電視台主持過《今夜不設防》的清談節目。該節目嘉賓亦多是娛樂圈名人，許多天皇巨星都很喜歡在此向觀眾吐露心曲，三位由是得了「三名嘴」的稱號。不過受他們的交遊所限，便不會邀請極可能悶死觀眾的科學家、經學家來談天說地了。

何物「四大才子」哉？
多讀歷史可以長見識，比如說唐代大詩人李白有「詩仙」之譽，我們都知道源頭來自賀知章的一句「天上謫仙人」。如果沒有誰能夠得出什麼金庸、倪匡、黃

霑、蔡瀾是四大才子最先是誰說的，那就請勿再散播謠言了！

十一月十三日，我在浙江工業大學「和山青年論壇」主講了一節「不一樣的金庸」講座，就特別請同學去江湖上闢謠，說不存在這樣組合的「香港四大才子」。豈料當晚看智能手機的新聞，赫然就見到倪匡先生已經闢了謠！他強調四人之中，只有金庸方為才子，其餘三人差了一大截。

再有是「武俠小說三劍俠」，說成是金庸、梁羽生和古龍。

小查詩人有一回在傳媒跟前回話，大意是說只他們三個人的武俠小說可以，其他人的作品都不成。小查詩人這話，當然開罪了所有同期的行家，不過已經很謙虛，把梁羽生和古龍拉到身旁。

這事倪匡先生不能同意，他以前說「古往今來，空前絕後」，近日是「古今中外，無出其右」。陳世驥教授不能同意，他說金庸是「今世猶只見此一人而已」。潘國森也不同意，因為小查詩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也是只此一人，不是「之一」。林保淳教授也不能同意，他說金庸小說有「排擠效應」，不是金庸本人排擠其他作者，而是金庸風行之後，梁古以外的同期作家都少人問津，只剩下研究武俠小說的學者才會認真的去讀。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八）



作者與林保淳教授（右）合影。 作者提供

萃油乾坤
余以心

帶病上班有罪

早前被傳染感冒，病倒了，人病了便像機器壞，除了身體辛苦，日常生活也大受影響，什麼也做不了。都怪生病的人不好好留在家裡休息，也不戴口罩，還到處走，勉強自己上班，把細菌到處散播，害人不利己，罪大惡極！

帶病上班是罪一點也不誇張。早前法庭裁定一宗導致多人傷亡的交通意外，法官斥責肇事巴士司機明知自己生病，仍如常上班工作，不理個人能力，是罔顧乘客安全，最後犧牲了多人的性命，罪無可恕。

香港的打工仔心態好奇怪，今年超級颶風「山竹」襲港後，第二天在滿街倒樹塌欄路、車行不得，港鐵又發生故障的情況下，香港的萬萬千打工仔跨樹、徒步、擠迫、乾等，千方百計都要去上班。香港人是上班大過天。

是手停口停的心態？是沒社會保障欠缺安全感的心里。當然，制度也令一般受薪階層連病也不敢請假。最近有一

新聞，有公司對遲到五分鐘的兼職員工扣薪五百大元！這低薪打工仔竟被扣五百元，實在是超苛刻的剝削，事件被廣泛報道後，公司才取消向該員工扣薪。

帶病上班，我想是心理多於制度問題，這類打工仔多是責任心極重，不想因為個人的缺席而加重同事的工作量，或怕工作未能完成影響公司等。其實大家要明白，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沒了誰便不能運作，在商業社會老闆轉換也屬平常，何況區區一位員工少一天的付出？

最大問題是帶病上班者工作效率一定低，吃力不討好，沒足夠休息也難以痊癒。你這個低效率病人回到公司，細菌擴散給其他同事，甚至經由中央冷氣系統傳播給好多同事，以致令更多的人生病無法工作，還有的是受傳染的同事把病菌帶回家，導致他們的家人也遭殃，一傳十，十傳百，受害人的數目可能十分巨大，無知的盡責心成了罪魁禍首啊！病了請留在家裡好好休息，病好再拚搏！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數字風景線

歲末年初，本以為只有「理工男」才會用「數字」辭舊迎新，沒想到小狸也情不自禁了。的確，最近蜂擁而至一系列「風景」，令人目不暇接，喜出望外。
首先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公告，中國的內地生產總值已由當年的區區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年均增長達9.5%，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如今，中國不僅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是全球外資流入和商品消費第二大國，並且是全球製造業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若以構架的外匯儲備而言，中國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的確，今日中國早已富起來，更正在強起來。的確，今日之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

據英國《泰晤士報》最近報道，1978年的時候，安徽省的小崗村一貧如洗，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2元。而截止到2017年，中國的人均內地生產總值已達8,836元，是40年前的56倍。

法國《快報》周刊網站最近也有報道，今天的中國人與40年前有天壤之別，僅以手機擁有量而言，2017年的時候，每百人已有102.5部。更可觀的是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統計，已大幅地從1979年的66歲提升到2016年的76歲。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還有「四大件」，深諳中國內情的一家英國媒體進一步報道說，改革開放前，中國人稀罕的「三轉一響」是縫紉

機、自行車、收音機和手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中國人稀罕的「四大件」是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和錄音機；九十年代，則為空調、音響、彩電和錄像機；新世紀初，中國人青睞的「四大件」又提升為智能手機、私家車、公寓和「存款」了；眼下呢？這家英國媒體以「不答作答」得很有意思：誰知道呢？「中國人家的『四大件』或許應該叫『四十大件』才更為合適。除了智能化、高檔化的消費品，海外留學、出國旅遊、國外置業、投資、移民等，都已經成為中產人家的嚮往。」

的確，這條普通人的「四大件」風景線，最令中國人喜從中來，倍感親切又自豪。而這其中，更有香港人的亮麗身影。認真說來，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征程中，一直活躍着很多「港商」的巨大身影，除了習近平主席最近在「100人名單」中鄭重表彰過的王寬誠、曾憲梓、霍英東、以及陳馮富珍以外，尚可舉一個美麗的例子就是「001小姐」。今天的內地很多人都知道——最近更被很多人津津樂道：1979年，香港美心集團第二代領導伍淑清，隨父親從香港到北京，簽下內地首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從而拉開了內地引進外資的序幕。由於其註冊編號為「001」，故港人伍淑清，至今還被中國人民尊稱為「001小姐」。

這是辭舊迎新的「風景線」中最具數字魅力的一點，港人小狸特別自豪。

思旋天地
思旋

祝一切都美好！

今夕何夕？是2018年除夕，是眾人回顧與前瞻的日子。聖誕是普天同慶的好日子，前全國政協委員、地產發展商吳多泰博士是十足一個聖誕老人，他的生日正是在聖誕日。他生前每年聖誕一定在酒店舉行派對，與親友同樂。十年前吳博士仙遊後，他的夫人芬姐不忘初心，亦在每年聖誕日在酒店與親友共同緬懷吳博士生前軼事。

今年聖誕，芬姐一如既往在洲際酒店開派對，到賀親友其中不少是各界的精英代表。

芬姐非常有心，事關201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無論政治、經濟都起着波濤洶湧的變化，值此精英林立的場面，芬姐恭請眾代表與與會嘉賓分享，香港回顧與前瞻的故事。

前全國政協常委、四洲集團主席戴德豐博士首先致辭：「我是一名大好友，我對未來香港各行各業，特別是零售業，因有大灣區計劃，香港融合國家大局的優勢，帶來香港不少利好的因素。無可懷疑，中美貿易摩擦及世界經濟放緩是事實，不過我是大好友，對香港2019年經濟前景有信心。我白手興家，早於年輕時已與吳博士及芬姐是好朋友，他們見證了我在事業及政治方面的發展。」芬姐相當興奮地向戴博士恭喜他的事業成就以及在政治上步步高陞，取得大紫荊勳章與有榮焉。芬姐更興奮地說，每逢有芬姐主辦的活動，必有四洲集團的禮物贊助。

廣東省政協、運高工安洋行董事長彭曉明接着戴博士所言也說，他自己是大好友。彭委員說：「年輕時在美國留學，畢業後正在徬徨路在何方？正值祖國開放改革，我覺得國家發展充滿神秘和希望，所以決定回國創業，與美國、德國等投資者合作。日子有功，本人所發展的事業現已是國際綜合性的製造業了。雖然目前業界面對有不少問題，例如勞工短缺、工資提高、外銷碰上不少障礙，不過我認為，現時任何行業都需要創新科技，與時俱進，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香港人最喜歡買磚頭，即是購買房屋最安心。因此香港人對中原地產集團主席施永青並不陌生。他氣定神閒地与大家分享他的感想：「我認為本港息口有上調的壓力，環球經濟放緩都是不利於地產行業的。正如大家所認為，樓市正步入下調之行，明年大概會有一成的樓價調整，各位要小心慎重投資。不過，香港來自八方的資金對香港有信心，還是可以審慎樂觀的。」

主人芬姐最後作總結：「多謝各位的分享及感想。對於來年經濟前景應該可以審慎樂觀迎接之。正如習主席來港時所指引，呼籲香港人要信國家、信香港、信自己。習主席的講話非常有指導性，只要有信心，眼前的一切風清氣正，一切都美好！」

恭祝新年幸福、健康、發財！

百家廊

付秀宏

耿林莽的散文詩，最講究文學情緒的底色，並借助這種情緒滲透逐漸形成意境。他的《小雨》，寫一次未能實現的情感隔離，彈琴的小姑娘與聽琴的小和尚——被寺院矮牆和穿黑袈裟的小雨攔住，秋草、琵琶、燈影、黃昏雖都被淋濕，但那牆着實沒有長出耳朵來。很巧妙、具象，又很縹緲，還帶有少許幽默。

是什麼最接近文學的情緒？有人說是朗讀，有人說是聆聽，但都有一個走心的聲音——在傳遞着，比如聆聽散文《像看电影一樣目送雁南飛》：「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南飛雁的那種纏綿不絕的叫聲，秋夜裡或正午聽到，如同張愛玲深夜裡聽到軍營的喇叭聲，『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地上去又下來』，一下就能擊中心弦。」聽着這樣簡而又簡的文字，磁力卻貫穿心胸，恍若情感下臥着幾蓬草，會感到莫名的欣悅與惆悵。

聲音可以想像。也可能你沒有見過大雁，但聆聽時被感染，覺得自己就在那雁陣中，或像看室外電影一樣，在寂寥的高空目送牠們一點點遠行，聽着牠們的叫聲愈來愈遠，有一種穿雲透空般的屬性打動你。那種短時間的游離感，震懾着身心，使你耽溺陶醉在無法言說的情緒中。

一個人聽懂了比文字更多的東西，那種心觸持續下去，便會淚流滿面；然後，他豁然心覺，覺到了天地、生命的樂章。聆聽文字，能想像到音樂般的起伏，之中感受潮平乎的；或是聆聽電影對白，在感動處，引發了近乎初戀般的複雜情緒。我想，這個人一定是感性的，或為性情中人，那是一種最接近文學的情緒。

昨日紀
陶然

蘇童名聲很大，我也不敢聲稱是他師兄，可是實際上他確是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我的師弟，當然後我好多屆。這是真的，不是吹牛。記得2006年11月，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北師大文學院院長張健邀請參加作代會的北師大校友「返校日」，我和蘇童從所住的北京飯店乘母校派來的車子同行，並且在校鐘前合影。

次日，我和蘇童、莫言、畢淑敏、牛漢、劉恆、任洪淵、伊沙應邀回校參加座談，北京報紙以大字標題報道。有的題目乾脆就是「大師師大」，當然指的是蘇童、莫言他們，跟我沒有關係。已經不記得都說了些什麼了，會後還一起在附近的餐廳午餐，只記得飯後莫言騎着自行車走了，而蘇童則應邀繼續在「京師大廈」住下，原來他應邀給在校的師弟師妹們講課。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主持香港《中國旅遊》畫報「旅情畫筆」欄，曾約他寫稿，他也應約。以同系校友之情，還在信中問我，

有一位朋友，回想中學初一上語文課時，凝望窗外的幾叢荒草，馬上會進入少年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蟋蟀、叫天子、斑蝥、何首烏或覆盆子們迅疾圍聚攔來……那是一種最本原、最自然對文學的情緒。我想，那是非常高、非常純淨的境界。

最初你在哪裡聽過一首激動人心的歌，那情景會深留在記憶裡。環境、天氣、人物、色彩，甚至連聽歌時的感觸，都烙在記憶深處，像似攝下聲音的影片一般。情緒記憶誇張而堅韌，甚或是一種錯覺。譬如，在馬克·吐溫的記憶中，那位於偏僻的密蘇里州的簡陋的舊居，始終是一座宏大的「宮殿」。而兒時的魯迅，曾飼養過一隻「隱鼠」，後被貓吃掉，乃至他一聽到貓叫就會仇視，甚至對生活感到無限空虛和悲哀。

「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它們開得不茂盛，想起來什麼說什麼，沒有話說時，儘管長着碧葉。你說我在做夢嗎？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如此賦予文學情緒的深情文字，出自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的汪曾祺之口。

1997年5月16日，「最後一個士大夫」放下了手中的筆。離世前，他想喝口茶水，便與醫生低聲說：「皇恩浩蕩，賞我一口喝吧。」醫生點頭，他喚小女兒，「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只可惜，龍井還未沖好端過來，他已微笑着離去了。

你爬過西北樓的那棵栗樹嗎？西北樓是中文系男生宿舍樓，故有此一問。那時，我們並沒有見過面，可是單是這一句，就無形中把時空距離一下子貼得很近很近。

1998年11月，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台灣之後經香港，在歡迎晚宴上我在北角敦煌酒樓初見他，感覺他朝氣蓬發，果然是青年才俊的氣派。雖然如此，他又沒有一般年輕優秀作家的傲氣。後來代表團回內地，我也同車到赤鱗角香港國際機場為他們送行，途中聊天，講起上學時聽課種種，也提及我們都認識的幾位老師。他說有些課並不愛聽。

後來，在北京，或在香港，我們也見了好幾次，有一年，他應邀參加「香港書展」，並任主講嘉賓，我去聽他演講，他講完後，簇擁他的觀眾散了，我才上前去打招呼，同時出示他選編的外國小說讀本《一生的文學珍藏——影響了我的二十篇小說》，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當時我剛從在書展攤位上買到。他見到我，說，你來了？沒什麼好聽的。可是，我覺得，他很會講，而且講得非常生動有趣。而他在書裡談的二十篇小說，

七嘴八舌
小臻

2019祈求世界安穩

今年的專欄文章剛巧遇上2018最後一天，送舊迎新每年都做，今年香港人最惋惜是多位文壇泰斗、大師仙遊；商界、影視名人也多人離世，近年尾最後幾日仍有位名導演林嶺東猝死，終年63歲。今香港演藝圈震驚，因事前沒聽聞他有病，而且63歲對現時的人來講算是「走得也太快」了，不少與他同期的台前幕後人士周潤發、杜琪峯、任達華等仍在電影圈擔綱，所以圈中人紛紛為痛失了一個電影大師難過，生命無常更令人傷感。再看看今年一些沒有預警的天災令許多生命突然消失，又是要講一句珍惜生命的每一天。

對於2019年最大希望是上天關顧人類，人間少些災難，沒有生命就什麼也徒然。也希望美國總統特朗普少些瘋狂言行，少挑起火頭，讓世界多一份安穩，讓世人開開心心過些好日子！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又是國家踏入新的階段開始，國民合力奮進的新時代。個人最希望內地可以抓好食品安全，醫療系統監督和政府機關提升涉及處理市民遇困難需申請辦理手續的工作效率，這些會造福百姓，肯定能提升國家形象贏得世人讚譽。因為筆者親身體驗在內地遺失證件，辦理出境證明手續時程序簡單，等一次性過關證件卻很費時，下午報失者需翌日下午五點取，只因有關部門每天只在上午送一次件到羅湖口岸。沒證件在身已經很徬徨，還要呆等一日一夜。如今是電腦系統處理了，為何要那麼長時間？令人費解。回到香港入境關口只需半小時就辦妥。你說當事人讚賞哪一方？謹記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名句：民生無小事。信譽就是慢慢建立的。外面人讚你一句比自誇十句更有用。

踏入2019年應該是香港人發奮的一年，隨着高鐵、港珠澳大橋開通，旅遊、飲食、零售業都先嘗到好處，起碼帶旺香港市道不少，雖然搭地鐵十分擠迫，走在街上人頭湧湧造成不便，但還是希望香港繼續受各地旅客歡迎，多到來玩。在中央支持下，特區政府要強起來改變停滯不前的狀態，把握好時機發展創科、文化旅遊產業及加快民生建設步伐，追回以前浪費了的時光，追上周邊地區的步伐，齊出力使香港快速反彈！無負東方之珠的美譽。



東方之珠香港的夜景依舊迷人。

情感下臥着幾蓬草

幾百年前的文學作品，為什麼還能深深打動我們？這是因為創作者無意識地洩露了他的內心秘密，使讀者隔着時空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感染。《楓橋夜泊》是唐朝安史之亂後，詩人張繼途經寒山寺——寫下的一首羈旅詩。詩人講述了客船夜泊者對江南深秋夜景的觀察和感受，月落烏啼、霜天寒夜、江楓漁火、孤舟客子，有景、有情、有聲、有色。最重要的是，這首詩極富文學情緒，家國之憂、落第之憾都充溢其間。詩句可感可畫，寒山寺因之名揚天下。

說到可感可畫，使我想起了《父親》。《父親》是畫家羅中立在1980年的作品，曾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一等獎，這是一件典型的文學情緒畫。這幅畫的構圖運用大膽聚焦手法，有突出精神內涵之意，且以親切感人的農民質樸形象惹動心海，作為油畫肖像畫以歷經滄桑的細節刻畫名世，不由讓人想起觀者自己的父親，從而達到感同身受的情緒效果。

其實，這件作品並非依據某個故事或事件作成，卻同樣保有文學血脈——呈現出敘述性的情節特徵，引起人們的駐足與共鳴。美好情感的產生，往往從感人的文學情緒出發；正是因羅中立融入農村生活十幾年，文學感知力豐厚，善於把人物情緒通過畫面宣洩出來。而看得懂畫的人，有了第一層溝通，便會有文學情緒產生；面對畫面，因其精神氣質愈發感人，文學情緒與五官感應又「互通」內心，產生了第二層的真情摯感。於是，再端詳那情感之下臥着的幾蓬草，已然閃耀着金子般的光芒了。

叫我慚愧的是，我讀過的，竟不足一半。

2016年11月我應邀參加第九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有一天召開全體代表大會，散會後，我從會場走出來，就在外面的台階上，看見蘇童站在那裡抽煙，我跟他打了個招呼，還說了幾句話，便匆匆趕回北京飯店住處了。

其實，早在2004年4月在巴黎書展，我們雖是都屬於中國作家代表團，但所住的酒店相異，有幾步距離，那天我見到他在對面，正好身在巴黎的黎翠華來看我，於是就幫他們合影了一張相。

而在香港我們也曾幾次相見。2014年3月，香港作家聯會舉行春節聯歡晚會，由會長潘耀明和執行會長陶然主持，邀得蘇童和台灣著名散文家張曉風主講「城市與文學」。這是自2006年回母校之後，我又一次跟蘇童同台，當然他是主講，把城市與文學的關係，講得淋灑自如，淋漓盡致。

蘇童不僅是優秀小說家，同時也是出色的講師，難怪北京師範大學也要把他從南京禮聘到北京當教授了。

師弟蘇童